

《资本论》

教学与研究纲要

【第一卷】

周守正 许兴亚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资本论》

教学与研究纲要
【第一册】

周宁正 白月星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纲要

(第一卷)

周守正 许兴亚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纲要/周守正, 许兴亚编,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6

ISBN 7-5017-4221-9

I. 资… II. ①周… ②许… III. 《资本论》- 高等学校- 教学研究 IV. 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4443 号

责任编辑 刘一玲

电 话 68319110

封面设计 尹一铭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40.5 印张 100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7-4221-9/G·392

定价: 90.00 元 (1-3 卷)

前言

本书原是适应我校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本论》(通读)专业课教学与研究的需要而编写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从事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和艰苦科学研究的结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创作史，大体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

1. 19世纪40年代初至1844年。这一时期可以称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创作的前史，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时期。

马克思所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他只是把它排在哲学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在他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德国的报刊（《莱茵报》）上也听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就此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争论，也导致他“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

房。”

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问题，马克思写的第一部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书的序言曾发表在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表明了自己业已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此同时，恩格斯也“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①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2. 19世纪中、后期，1843年底~1849年。这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且与恩格斯一起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期。

这一时期他们留下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哲学的贫困》、《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这一时期，马克思计划写作的理论巨著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也可以称作写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出版《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未能实现。

3. 19世纪50年代，1850~1859年。这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第二次系统研究和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期。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和欧洲革命的风暴，打断了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工作，1849年底马克思移居伦敦后，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他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的经济。研究了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以及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4页。

艺史和农业化学的问题。并且在 1850 ~ 1853 年三年的时间里，先后写下了 24 本被后人称作《伦敦笔记》的经济学笔记。至 1857 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并且开始着手对材料进行系统地整理和概括。从 1857 年 8 月至 1858 年 6 月，马克思写下了约 50 个印张的《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正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拟定了他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并于 1859 年出版的该书第一册第一分册序言中向世人首次公布了这个计划。这一计划的全貌大致如下：

第一册：资本；第二册：土地所有制；第三册：雇佣劳动；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其中第一册包括 4 篇：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第一篇又包括两个部分：（一）“绪论性的章节”，包括“商品”和“货币”两章；（二）“资本一般”，包括（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而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仅是这一“六册计划”中第一册的第一分册，亦即只包括第一册第一篇中的第一部分，即其“绪论性的章节”。

4. 19 世纪 60 年代及其以后，创作《资本论》的时期。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在 1861 ~ 1863 年间以极大的热情继续写作它的第二分册。其结果是写成了一个包括 23 个笔记本的篇幅庞大的《1861 ~ 1863 年经济学手稿》。显然，按照原来的计划作为一个分册来出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篇幅上已不可能。此外，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写作和研究过程中，在理论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提出：这个“第二部分”作为“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636 页。

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该书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1885、1894年）。该书的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在恩格斯逝世后先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名单独出版（1905～1910年），后来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作为《资本论》第四卷于1954～1961年出版。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简要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澄清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全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不正确的认识。

拿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解来说。

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都把马克思的经济学仅仅等同于《资本论》，甚至仅仅等同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在事实上，按照马克思“六册”经济学著作的计划，这一理论本应是一个包括“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内的宏大的理论体系。尽管马克思生前未能完全实现这一计划，但却在《资本论》等著作（包括手稿和书信）中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提示。他并且寄希望于后人，指出：“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①因此应该说，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乃是一个比《资本论》本身更加完整、更加丰富、更加博大的理论体系。不过这丝毫也并不影响《资本论》本身的巨大的意义。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理论毕竟是他的全部经济学说的“精髓”，“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更成问题的，是与此有关的其他一些说法。例如，有的认为《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6页。

济的问题；只能解决革命问题，不能解决建设问题。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对于“人”的研究，因此需要引入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研究人，不研究物；只有定性分析，没有定量分析；只有质的分析，没有关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分析；如此等等。有些人甚至不加分析地把马克思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视为当今世界经济学发展的“正统”和“主流”。这些错误思潮和说法，已经在我国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这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涉及《资本论》以及全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象。因此不能不再说几句。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是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而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说得非常明确：“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结合《资本论》的内容，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明显地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两者在内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劳动过程的资料和方法。^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8、11、350、204、99页。

② 《资本论》第一卷第8、11、350、204、99页。

③ 《资本论》第一卷第8、11、350、204、99页。

指示器。”^①

此外，关于经济基础的概念，马克思在 1875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他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提法时也曾指出：“在那本书中我曾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 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明显地包括“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在内的。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不仅有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派生的生产关系；不仅有国内的关系，而且还有“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等等。^③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具有多方面规定的丰富的总体，只是这个总体总是具有特殊的历史规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不仅贯穿在马克思“六册”经济学著作计划内，而且也贯穿于《资本论》当中。

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怎能设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可以不去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不去研究包括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在内的经济体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 8、11、350、204、99 页。

② 《资本论》第一卷第 8、11、350、204、9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47 页。

制，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不把社会主义的经济运动视为一个生动丰富的总体呢！因此，又怎么能够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不研究“人”，或者说只研究“人”、不研究“物”，只有定性分析、没有定量分析，只有质的分析、没有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分析呢！

上述种种说法之所以存在，除了其他原因外，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缺乏真正深入的学习、研究和了解。因此，即使仅仅为了维护经济科学的严肃性，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教育。

这里，我们还想从“国情”和宪法的角度，谈谈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的认识。

首先，一谈到“国情”，我们很多同志往往就只想到“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等等。其实，国情问题首先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早就说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我国当前最大的“国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的含义是：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经历而不能跳过这个必经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正如《宪法》“序言”所指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3页，1991年第2版。

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宪法》还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而在所有这些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马列主义的其他经典著作，仍然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的。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就更加如此。

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我国高校经济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必修课和必读的教材。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们感到：学习《资本论》的最好方法，还是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读好《资本论》的原著。但对一些初学者来说，除了其他方面的困难外，往往还会由于《资本论》本身篇幅过大，有些章节过长，特别是由于后几卷往往带有手稿的性质，而难以较快把握其要领，甚至因此而影响到教学的进度。不过，这一困难并非仅对我国读者来说

和现在才存在。早在 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付印和校对的过程中，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好友库格曼医生就都曾就该卷“价值形式”问题的表述提出过建议，希望能“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质的补充说明，”^①或者说，希望“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恩格斯在信中对马克思说：“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当用黑格尔《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成简短的章节，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附带的说明和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②而在读过该版第四章（即现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四篇）的清样后，恩格斯则指出：“但是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二百页，才只分四个部分，……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所说明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结，以致经常从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这使人非常疲倦，在没有密切注意的情况下，甚至会使人感到混乱。在这里题目分得更细一些，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在准备英文版时这一点一定要做到。”^③马克思在信中对于恩格斯的回答则是：“至于说到价值形式的阐述，那末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式地加以论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加上特有的小标题。我要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辩证法的’读者，要他们跳过 X-Y 页而去读附录。这里指的不仅是庸人，而且也是有求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 1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213～21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224 页。

知欲的青年人等等。”^①

不过，总的来说，对于恩格斯的建议，马克思还是十分认真地采纳了。在他 1867 年 6 月 27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为了使你看，我在附录中是怎样准确地遵照你的建议做的，我这里把这一附录的结构——章节和标题等等——抄给你。”^② 此后，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 年）时对该书又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不再分为六章，而是分为七篇，共二十五章。其中原来的第四章改为第四篇，包括四章，其中的第十二章分为五节，第十三章分为十节。而在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1872~1875 年）中，则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使其由原来的七篇、二十五章，变成了八篇、三十三章。

但这一切都只限于该书的第一卷。马克思生前未能亲自出版它的以后各卷。不过，尽管马克思对该书的第一卷已经作了上述修改和补充，并且即使假定马克思生前来得及亲自出版它的二、三卷的话，我们认为也是不能期望真正做到完全像“教科书”那样进行论述的。这不仅是由它本身的学术著作的性质决定的，而且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上的整体”。^③ 此外，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④ 因此，人们是没有理由从这方面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外部结构和形式提出更多奢求的。

但从专门对《资本论》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角度看，编写一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2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220 页。

③ 同上书第 196 页。

④ 《资本论》第一卷第 26 页。

更具教科书性质的《资本论》的纲要，毕竟是存在这种需要的。本书的编写，就是试图在这些方面给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帮助。本书的任务是：既不同于一般的解说、提要或注释，也不同于《资本论》的节选本，而是按照《资本论》1—3卷的篇、章、节的次序，拟出若干小的细目，并从原著中摘取相应的段落和语句作为概括和提要，以利于读者对于原著的理解和把握。而在实际编写中，由于首先要考虑到不致损害原著的理论和体系，加之编者能力所限，因此所删节掉的主要就只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例证，论述和资料。这样一来，本书实际上也就具有了某种“摘要”和“节选本”的性质了。即使如此，编者仍十分耽心，深怕因此而损害原著的精神和实质。至于作为“一个艺术上的整体”，也就更加只有通过阅读原著来加以领会和把握了。因此，本书也象所有关于《资本论》的同类著作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编者自身理解方面的局限。读者至多只能将其作为一种辅助和参考，不能、也不应因此而放弃对于原著的学习和研究。这是需要预先加以说明的。

此外，为了便于读者对于原著的学习和研究，本书还作了以下的工作：一是对各篇、章、节、小节的标题，依据德文版标出了原文。目的是使那些手头没有或一时找不到德文原著的读者至少也能从原著的标题上进行一些比较和研究。二是对于中文版中少数因译文而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也尽量根据德文版以及若干其他不同的中外文版本，做了少量的考证或注释。此外，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启发读者深入研究和思考，在各章末都简要地揭示出本章的重点，并在章末和篇末分别拟定出若干“思考题”和“研究思考题”，供读者在学习、研究和讨论时参考。同前一项工作一样，这也不能不受到编者自身水平的局限。这也是需要预先加以说明的。

编写一部有关《资本论》的参考读物，是一项非常具体和琐

碎的工作。为此，我国有不少学者已经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如果说，马克思当年对于价值形式的分析曾被人看作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而马克思则把它称作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则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所做的那种“琐事”的另外一种更加具有机械劳动性质的“琐事”。但从学习、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却至少也是一种类似于“铺路石”那样的基础性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马克思的后人，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汇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汪洋大海，哪怕所做的只是为普及它而进行修桥和铺路的工作，也是一种责任和幸福。

本书最初是作为《资本论》的“教学大纲”而编写的。初稿完成于1981~1983年，共约8万字。由周守正教授任主编，许兴亚、陆立军、巫继学三同志任助编，许兴亚统稿。以后在我校历届研究生使用过程中，又多次进行了较多地修改和补充。第二、三、四稿（最后一稿），均由许兴亚同志执笔。逯江、刘琦和李小捧三同志分别参加了本书第四稿第三卷第5、6、7篇的部分工作。全书最后由周守正教授审定。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河南大学学校领导、河南大学经贸学院以及中国经济出版社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谨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读者和同行专家多提宝贵意见，以利于本书今后的修订。

本书编者

1997年7月11日

序言和跋

卡尔·马克思 第一版序言

VORWORT ZUR ERSTEN AUFLAGE

一、关于本书（续篇）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篇）之间的关系

“这部著作是我 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

二、本书的难点及第一篇分析的性质

“……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及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取得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分析，却至少已经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